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義人列傳

姚時中宣府萬全人為諸生平日負氣節每語諸弟子曰我輩讀聖賢書倘遇國難止應一死甲申三月逆鎮王承亂迎賊宣府破巡撫朱之馮死之時中具衣冠自縊於明倫堂有衣帶贊曰殺賊無權降賊不義自分我身止應一死乾坤正氣萬古如斯妻子無知付之不計

湯文瓊北直人京城陷自縊死衣帶中得一紙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贈中書舍人

賣菜傭順天府人甲申北變三月廿一日昇烈皇帝周皇后二屍至東華門外以楊木棺之菜傭挑菜筐過此見　帝后柩跪地大哭曰皇天皇天使我崇禎爺乃至此耶擗踴大慟觸階死之

畫工某住北京江米巷以寫照為業甲申闖賊破京城百姓皆執香跪迎或寫順氏或寫順天王或寫永昌元年新皇帝萬〻歲遍貼門扇畫工見而唾罵歸與妻相對慟哭次日聞　先帝之變又大慟曰元則死耳義不為逆賊百姓與其妻共縊于一室隣里排闥視之有白氣衝出人皆異之

周童生通州人讀書曾應縣試尚志節聞闖賊

破京城　烈皇帝殉社稷以死悲憤搥胸數百嘔血數升而死

武愫家奴愫登崇禎癸未進士闖賊陷京城愫寅緣求用其家奴勸主勿失身於賊愫不聽其奴痛哭主前叩頭出血愫終不聽其奴對人曰我主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失人心不久自敗矣吾不忍見吾主之及於禍也遂不食而死後武愫

凌遲處死辛如家奴所言

孔四郎紹興人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於京遂失身為小唱與鳳陽勲衛常守經交厚守經家富饒闖賊追各官贓私守經夾三夾孔四郎曰有錢不救死要錢何用盡出其家財以救守經守經得免比闖賊歸以各官同諸勲皆斬賊將官撫民見四郎美留帳下一日撫民醉歸四郎乘其寢以刀刺之誤中其股賊大喊叫四郎

迺持刀罵曰我與常君情逾骨肉誓同生死恨不得斫汝萬段為常君報仇事既不就吾何生為遂自刎死

愢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行乞句曲市中弘光奔公卿肉祖迎道左百姓髡首辮髮乞兒獨色然憤懣市酒數甕大召諸乞兒痛飲酒酣乃奮袖悲歌且書市垣壁間歌罷復飲酒誓手殺敵以死不與降者俱生也適北騎百餘猝至乞兒

憤怒振臂呼市中持長竿馳刺一騎中目墮馬取石碎其首立斃北騎羣刺之乞兒屠腸而死市人義之醵金禮葬焉謂足以媿爲人臣懷二心以生者題其墓曰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不知其姓名甲申四月中聞傳北都變乞丐遍訪的信一日于桃葉渡遇一士人牽衣問信曰相公識北信乎士人曰果有之皇帝自縊矣乞丐咨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燒酒一盂

其一盂價值二分乞丐罄囊止七厘曰若肯與淌亦好事如不然焰價與我可也市人慨然與之乞丐一飲而盡遶河走市人以為醉也不之異乞丐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真死耶連拍心胸數十望北叩頭赴水而死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為諸生割股救親者每以孝名甲申五月聞　先帝之變謂是闖賊流言有言及者輒正色斥之數日傳聞已確走見司

道及諸貴人來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值潞藩舟過救之不死潞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送王舊徒家次日至福濟觀題詩於壁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投繯門側陸道士救又不死扶還家家人進饔飧怒甚碎飯盂以磁廡咽之喉腫五日不得食又作詩曰平生磨勵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頻為

厲鬼效微忠擲筆而吭絶吳中義之私謚曰潛忠先生弘光時禮部張釆以聞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諭祭

曹文耀順天府學生原籍蘇州人祖子登嘉靖壬戌進士妻張氏生四子避肅持敏持毅女曰持順三月十五日聞寇急率子女哭家祠中曰余家世受國恩義不受辱爲先人羞闔門失死庶無憾耳比城陷張氏先縊耀即自縊時耀父

妾姜氏遜妻李氏欸妻鄧氏待順及乳母孟氏
肅及待敏凡八人同縊惟待敎繩斷未死而賊
至遂逃去遜先自刎仆地復甦賊繫至田虎家
拷索其貲尋釋之
張應選順天人內閣效勞帶京衛經歷銜聞賊
陷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此梁是我家
究對及城陷妻妾子女五人即時並縊
王毓蓍字[illegible]會稽人也父璘博學以酒自豪

工書画毓著生不慧口吃期〻與人語若不鮮讀書日以句掩卷即忘年十五忽自操觚請于父曰兒〻〻不能了父笑曰兒〻〻欲何為曰兒〻作文則有驚人語父喜而告人曰豈有王璘兒而不慧者乎毓著甫婚而父卒經年不就內寢母卒哀毀幾至喪明病瘵三年師劉念臺先生先生過之見帷壁皆著死字曰玄趾病不死玄趾終身不忘此字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聖

賢可致也病起學益進補郡增廣生通聲氣坐客常滿然亦落落久嘗品竹彈絲雜坐命觴間以調笑不勝一勺或強吸數大白曼聲出金石

乙酉六月清兵至武林輙告友人北使朝入吾朝死夕入吾夕死時郡倅張愫等咸奉圖籍去坊民迎犒者比戶醵金備牛酒未及毓著毓著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書其門曰會稽王毓著不降里老愛毓著為代毓著具進而潛去其

門署則語其兄毓芝曰弟死矣兄曰好却難毓著曰難何難乃作憤時致命篇貽其師念臺先生方餓未絕以書促之曰吾輩非復大明黎赤矣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廿三日早獨肅衣冠謁唐將軍祠以致命篇粘其壁再書一絕曰數天左衽竟如何主馬吳山第幾坡袖裡尚存衛士石獄中猶佩信公歌趨拜文廟欲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

死兩手捲心端坐水石中不折角年三十有九同人為位於明倫堂哭之私謚正義先生魯王監國贈翰林院待詔

潘集字子翔會稽士子性豪邁不羈薄舉子業酷好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或泣人皆以狂少年目之乙酉六月聞北使至自誓必死家人詑曰偌大江南無死者汝布衣何死集哭曰天下無死者故集死且薊州之役

吾大父父供死于是吾三走奔喪不得一骸骨歸今覥顏為彼編氓苟偷視息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已聞王毓蓍死爲文哭之出東門半里許袖二石死渡東橋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琦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閒故死數日後屍浮出好義者醵金葬之魯監國贈儒學教授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家貧力學年三十不得一青其衿住安昌聞王玄趾死潘子翔又死曰

二子死不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僕城中鬄髮邏騎四出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余尚何以生乎遂肅衣冠趨出市沽酒暢飲浩歌濶步至白洋龜山下手持一簡招牧牛兒與語曰吾安昌周定夫以事出海有踪我者以此簡付之卜年疾走海邊政值潮來見怒濤拍岸卜年躍入水中牧牛兒駭叫奔救已邈不可及已頃刻家人追至屍去已遠則從牧牛兒得一簡乃其與弟書也

書曰敵覆吾國義不獨生去後以姪子我毋使我為若敖之鬼我目瞑矣時閏六月八日也數日後妻往哭其死所見有物乘潮而來倚徙山下不去就視之則卜年屍也鄉人驚異以為有神憑焉魯監國贈儒學訓導

黄毓祺字介祉江陰人子衿善屬文習禪教而長齋事佛閉戸讀書不妄交游其所與交者必忠信切偲肝胆相照其為制舉義務寫性靈拳

先輩高奇絶俗名士嚮慕傾動一時乙酉國變毓祺走從義旅間關險阻力屈被禽下獄論死次日臨刑毓祺於獄中作詩一首置几上趺坐化去枷鎖自落滿屋異香詩曰劍樹刀山撑臂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其子大湛試高等食餼亦舉義死之

吳應箕字次尾南直貴池人為澥內名士乙酉起義池州與金正希為聲援正希敗應箕勢孤逃至蕪湖為鄉兵所執蕪湖守將王弁與應箕有舊且受應箕恩欲報之應箕名雖報南京聽巳山發落尚羈縻蕪湖王弁令應箕走應箕曰吳應箕正來請死如一走亦不成其為應箕矣尓何薄待我王弁不忍羈囚日與其飲酒游戲一日豫王旨下凡起義諸人俱着本地方取决

王弁先知之閉門慟哭應箕曰豈為我耶吾辦死來矣要殺就殺何哭為王弁令其仰藥死應箕曰使吾如此怕死便不做此事矣但王君與我厚須殺之有法王君與吾同游諸山得一善地葬我即殺我無憾王弁曰諾命僮携酒荷鍾行至一山上有古松奇石應箕喜甚端舉一大白曰此吾死所幸斫之王弁走避命小兵行刑應箕曰吳次尾頭不是小兵斫的勞足下動手

刀快手快箕即感德矣王弁不得已依其言斫之

高岱會稽瀝海所人冒武籍領鄉薦被褫辯復乙酉仕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六月江上軍敗岱歸遂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凡八日不死檄雞頭急朗乃走父所泣曰兒不能待矣兒其先死向岱拜岱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瞠目送之朗遂縊長年携公服駕舟出海口

禱神迴視岸遠則肅衣冠北面再拜趨船榜欲跳身下長年力挽之不得脫朗乃齧長年臂創極始放縱身入水長年又汆水救之捽其幘幘缺沉海底長年猶持篙救之許久朗復躍出水面三人許手正其幘而沒長年棹船歸走報岱岱復瞠目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不復言數日後猶不絶家人日進水一甌後見水搖手傾其甌并不進水三日乃瞑

俞元熺婺源人北兵入徽州薙髮甚急元熺乃大哭曰死即死耳髮不可鬄辭親友自縊死之妻某氏被掠北兵強汚之氏堅持衣裾罵不絶口遂支解之

倪舜平山陰人業鹽居王家尌貧甚乙酉下令薙頭舜平憤悒輒痛哭里中笑之一日賣其所提藥囊易大缸二以餘貲割牲置酒召里中少年飲酒酣指缸請曰吾明人爲明鬼今若不鬼

非明畏矣明日必死〻則祈諸公以二缸覆我諸少年復笑之不肯從舜平跪地搏顙强之再三諸少年勉應曰諾舜平昧爽起坎其祖墳之左偏置缸集衆曰侯至矣一躍而入諸少年舁缸覆之須臾扣缸曰開〻諸少年益大笑出之曰先生悶耶舜平曰否〻我坐不面峯是不正盡也幸諸公正而覆我坐定覆缸封其口喻時諸少年走缸外呼先生聲息甚微後輒呼不應

於是諸少年相與嘆息泣下舁土塋之而去
許德溥字元博直隸如皋人屢赴童子試不偶
甲申聞北變號哭數日寢食俱廢初書一名士
稿聞其從賊即取其稿寸寸裂之付之烈焰嗣
後神情恍惚如癡如醉每於燕居獨處輒泫然
泣下乙酉北兵南下廣陵被陷溥哭者又數日
時剃頭令下德溥曰頭可斷髮不可髡作詩數
首書之裡衣誓以死殉其父諭之曰爾不髡髮

必死髮尒死父餒棄何德溥乃泣下剪其髮如
頭陀然時〻憤惋或哭或歌每食必懷崇禎錢
一枚置豆間祭而後食一日於臂間刺生為明
人死為明鬼八字有發其事於縣令者捕之德
溥見縣令不屈縣令問曰尒是何等人刺此字
何為德溥曰溥讀幾行書不忍忘先朝故為此
耳令曰尒既讀書素裔狄行乎裔狄是何解德
溥曰素裔狄行乎裔狄不曾說過裔狄便做了

裔狄所謂素夷狄者必如泰伯之化南蠻箕子之化朝鮮蘇武之入匈奴十九年不變節方是行乎裔狄令曰尒不曾受明朝爵祿何苦如此德溥曰伯夷叔齊也不曾受商朝爵祿令曰尒既做伯夷叔齊何故剃頭德溥曰在昔元朝有謝疊山者亦曾剃頭後始殉節蓋疊山之剃頭為老母德溥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何辭令曰字是誰鍥曰自鍥也令曰豈有自鍥

之理德溥曰人鍥字向人自鍥字向自一看即
明獄具擬斬坐其父城旦德溥曰溥死固當頤
釋老父令義而釋之德溥喜曰得脫老父死無
恨矣遂赴市曹監斬官語以跪德溥大喝一聲
向西北直立劊子推倒於地斬之衣帶中有詩
曰非癡非醉亦非狂因誌君恩字兩行一死廿
心酬故主謂忠謂數任雌黃

鍾邑隸會稽人舊為會稽縣邑隸戊子白頭蠭

起皂隸齋黃肅函檄往山寨連絡團練獲送鎮將鎮將摘之跪不跪撾其膝乃向外坐鎮將曰汝不過是一皂隸敢大胆如此皂隸曰論出身我是會稽縣皂隸汝是黃闖子小兵論官職尒是清朝鎮將我是明朝總兵何跪於汝乃令我跪耶鎮將怒痛撾之皂隸曰我輕則斫重則剮不曾犯得打罪你打我也無謂鎮將令收之獄中皂隸曰獄中餓死不若明正典刑倒死得明

白梃死不肯就獄令力士舁入數日解往武林見巡撫倔強如故遂於軍前臠割之

沈烈士失名行八十九張烈士亦失名為鋸匠遂名張鋸匠蕭山七都內沈村人沈少年學書不成棄而經販戊子年白頭兵蠭起都以揃掠為事無大志北兵數騎躡之沿山徧海輒鳥獸散騎不見賊搶奪姓婦女金帛滿載歸白頭兵復聚如故沈見而罵之曰若輩不能殺韃子起

義何為白頭兵努目猙猙意欲毆沈沈大聲唱曰若以我為不能起義耶握拳築之白頭兵數人應手而斃遂以是日椎牛釃酒集里中少年數百人祭旗起義村坊富民有助之者並不向隣里打粮糗糒不足輒遣壯士乘飛舸截富陽江上解往嚴州兵餉錢粮食亦不缺起兵兩月清官遣百騎躡之沈匿崙揄青嶺絕壁懸崖步騎相特北兵拘土人為鄉導從山背攀援而上

沈持鳥銃數十門藏灌木翁翳中俟兵近銃發擊死十餘人北騎竄奔亂踏荊棘下皆窩弓藥箭踐機亂起人馬俱斃逃歸者止三十餘騎裨將死之騎怒欲鄉導者三四人報至鎮撫大怒另選悍騎千人蔽江而來沈村人大驚皆携家豢從同事少年亦皆躡蹟遠遁從沈在砦者止三十七人沈曰無恐今日與打一死伏乃以白布盤頭如傘蓋大內襄甲更披濕絮被一牀手

持筤筅一把向前迎敵張鋸匠執党叉一鞘刀
一大斧一往後翼之三十七人各執器械向後
護從及見北騎奔来三十七人一閧而散走上
山巔踞坐沈依頭側肩臂持筤筅向前衆騎見
其一人獨上亂箭射之沈筤筅撥開如簸箕大
箭着之皆撇撥落地無一矢着身北騎呼曰箭
不中用各收弓矢挺鎗縱馬搏之背頭子者一
騎向前沈以筤筅迎之中其目飜身落馬又一

騎迭上沈剌之如前連落三騎一騎以刀掠斷其箙筅沈接過党叉連打六騎落馬張鋸匠以大斧截殺之一騎見勢急跳下馬直前向沈奪任党叉潛舒一手拔腰刀欲斫張鋸匠鞘刀適至擢入其腹腸出而死沈拾起党叉亂掠又落數騎衆呼牙步牙步馬[illegible]轉首絕壁懸崖控縱不及連人和馬跌死谿坑者不知其數沈張二人用檑木砲石亂打北騎奔竄而去沈張力盡

氣喘坐山坳足不能舉無一人援救少頃沈溺甚邪步下山趾飲溪水頭重落水不能起竟死之張鋸匠不能動三十七人見北騎去有下山者畀之歸家夜半亦死北騎曰自入關来未曾見此好蠻子若再得十數人江東非吾有矣退至新壩偵探數日聞沈張二人死不信再遅數日得確信始縱騎上山沈村一帶梱椋如洗

呂宣忠浙江崇德人年二十有一為博士弟子

甲申流寇躪京師宣忠慷慨撫膺欲起兵討賊
乙酉清兵南下弘光宵遁宣忠集生平所交結
壯士歃血誓師以雪國恥旬日間得衆數千比
聞浙江起義宣忠與麾下數人航海見魯王遂
奉節制云何浙江淪陷宣忠所與三吳之士以
次被擒宣忠知事不可為脫身歸里益牢騷不
平時發狂大呼或長歌已而泣泣罷復歌為縣
令所跡捕諸庭彊立不屈令呵之宣忠大聲詬

詈令大怒叱隸從白梃交下體無完膚兩踝骨見宣忠死在地以水沃之復甦甦復詬詈獄具工督府宣忠知必不免乃作絕命詞七章書於獄壁一日綁赴市曹顏色不變向監斬者曰大明士子呂宣忠來就死監斬官與酒一卮宣忠一飲而盡擲盃於地自褫其衣謂一卒曰此衣贈汝但衣帶中有一偈家人至可付之言畢受戮

謝龍震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以其舌辯錄諸生特拔為中書舍人連絡各鎮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唐王正位閩中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詔下魯諸廷臣議持首尾龍震獨廷叱中藻呼而數之曰魯與唐兄弟國唐不為助而魯獨當堅幸稍即安遽自大乃盭食首功之國反戈同室耶何不遺一矢錢唐之滸而欲以恐愒徼倖尺一書事不可得祗貽天下笑且魯藉師臣

之力與強敵持數月矣前此中原數千里敵至
如無人止維揚積一舡捂而魯獨立不懼內外
協心駋伏林立艨艟百里旦暮謁孝陵而返故
京何藉於唐頋欲下之然則諸宗室之走庇此
者咸可談笑而坐享無上之福也天亦不與矣
於是監國竟不開詔中藻屏息去浙以東俱奉
魯王正朔如故丙戌蠡城陷龍震入山與王善
長之營龍震日急楯椋遂為團練兵所詒縛送

清撫軍龍震不屈自稱部院撫軍曰若是兩榜耶龍震曰曾見兩榜而有不投誠者乎我明天下壞於兩榜魯國主特用我輩攻欲壓倒兩榜我今來就死亦持此頭顱為兩榜諸人作一榜樣耳撫軍叱之跪終不屈踞坐罵撫軍令於口上加一嚼子用尺木勒入兩頤數寸許血流被面敺出斬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年二十餘尚未為諸生兩

戊五月避兵梅里失雜髮令下㙊以赤土書其
案上曰寧為戴髮鬼不作髡頭人赴水死之
王文字山陰人家郡城西以居積致富年耄無
子丙戌北兵渡江將至郡城兩從子皆出城避
勸之去不聽曰若輩自去我自有處明日一至
家視之次日從子至家寂無人聲行至屋後視
其井中則妾先之次則其妻再次則文宇也越
中闔家死難惟文宇一人

從夢弘江西上饒人為諸生同郡八起義師敗
入閩妻子在家亂行囑其子曰兵至爾母子可
赴井死及兵至長子先投井死幼子年十一謂
其母曰父命兵至赴井兄既死母何遲疑曰曳
其母裾同赴井死之
詹書田江西永豐人為諸生揭重熙起義師被
擒囚於福建浦城書田往福建具呈自首與揭
重熙一同起義願與同死問官批其牘曰准臨

刑候斬書田請就獄不許又聞重熙某日就刑書田趨至法塲請死刑官笑其癡勸之去不肯遂同日斬之

陸士鉉字古雪平湖人鉉生端亮不苟言笑甲申國變鉉聞之驚悸狂走口作咄咄回旋不一約數武地盤纏行幾百餘里人問之不應若失心者歸其家私設位哭臨嗟乎吾三百七十七年為此家人胡奪我去也復誦 先帝臨命遺

詔則又哭〻又走如是兩日夜嘔血數升絕飲食者三日腸湊氣絕猶悲咽手書我皇我皇數遍長號而絕

劉景瑗永豐人為諸生北兵將至信州與其妻訣別入閩妻被擒不從死之後復破閩景瑗自縊於浦城縣之學宮柱上題詩曰妻既死節夫亦殉亡雖曰無補可見高皇柱上字跡至今不滅

兵一魁安慶人本府督從也仗義果敢素以勇
氣聞崇禎時獻賊舟師蔽江過安慶界南京駭
動一魁應募以火器載小艇迎之燒賊巨艦千
餘退走荊襄一魁以功得副汪碩畫軍乙酉從
碩畫會黃道周兵於信州碩畫被殺一魁在信
獨力死守乙酉王得仁兵抵城下義兵鮮散一
魁開城逆戰单騎不敵突圍出退保懷玉八月
進闕關乞師恢復遇貝勒兵被執與何惟一同

死之惟一上饒縣粮胥贅力絕倫國變後別家
棄妻子誓死不二卒成其志
麻三衡宣城人恩貢生工詩文博學多才尤長
於弓馬乙酉夏宣城起義推三衡為帥與北兵
戰力屈被擒豫王奇其才貌欲降之罵不絕口
竟受極刑臨刑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
留怒存千丈髮笑斫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
志未酬清風吹究向朝暮五湖秋子乾勸諸降

武請郵得婚官

陳元綸字宣公福建福州人名士貢薦丙戌貝勒入閩有清官與元綸夙好造廬謁見元綸來綱頂儒巾而出清官顧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笑起云欲生換製乞少選入內清官候之坐久忽哭聲出戶報元綸不脫儒巾絕吭死矣清官駭嘆而去

李閑山南直婺源人有膂力能格鬪頸胃一枝

如鐵偏左善走常依其族人住信州族人家口住星源開山往探一晝夜往反四五百里人無知者丙戌信州破隨族人入閩〻亡脫走深山隱跡不出戊子汪碩畫開江西事起兵自崇安赴信州廉得開山義勇迎為軍鋒所向輒勝六月與敵戰於山隘敵驟合圍開山頎所部無一人以長矛趯地躍數丈餘踞一石上酷日炙妻焦渴而死屍立崖上數日不仆

博和尚本名鄭惠上饒人試諸生輒高等為人性潔行端跬步皆有尺度丙戌四月信州破即祝髮坐蕉園足不踹地八月貝勒軍道信進閩聞閩亡和尚乃沐浴澡體合掌佛前宣偈曰博和尚博和尚昔游藻池水今闢稱院香名械既已斷梵網可復張誓皈此淨土不穢吾皮囊宣畢嗒然而逝

御厨福州人為隆武主膳丙戌八月從駕於汀

州散失依金華陳某義師中為火兵陳某兵敗為顧道所獲訊之曰爾何人大聲答曰御厨顧曰爾善庖何不降我御厨曰我名御厨豈若輩可用顧怒令左右引繩塞其口御厨發聲不得觸柱死之

畫網巾先生閩人丙戌九月清兵破福建先生同二僕匿邵武光澤山中不薙髮畫一網巾於額庚寅夏為光澤鎮將蹤跡得之縛至泰寧見總

鎮王之綱問其姓氏先生曰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今邵人呼我畫網巾即此姓即此名矣之綱反覆開諭謂肯薙髮即免死先生曰癡人網巾且不忍去況髮乎死矣毋多言之綱先斬其二僕二僕瞋目叱曰癡韃子吾豈怯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主人耳向先生拜且辭曰奴先行矣爲主人掃除泉下再諭先生先

生終不屈亦命斬之先生欣然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劉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今贈汝遂挺立受刃泰之義士謝韓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歲時謁奠如家儀

石士鳳南直武進人生庠民微識字貧無室為塾師倚其僕龍門坐貿錢以活乙酉六月清令薙髮急哭語僕吾不能生矣僕曰自看主稚孫至今賴得飽飲終天年此何言士鳳不答作詩

訣其兄詩不佳見志而已容自削杙如木主狀
上書義民石士鳳神王暗走忠義祠列文信公
西廡之末座則又書小牌繫腰帶家之人不知
也傾所貿錢市牲醴祭其先人一醉僕〻曰毋
輕生則唯〻僕亦不意其果然也五鼓潛出門
赴祠前池中死僕醉醒黎明呼主不得疾迹祠
見池浮小牌起之士鳳也牌書石士鳳字瑞生
碩為明邑不碩為清人僕負屍棺殮葬之

鄒維則浙永嘉諸生素謹厚斤斤不為非來戊子七月十三日清兵渡溫之甌江先一日其家出穀纍場圃隣人謂之曰兵至矣知之乎維則曰具知之顧不審得食歟穀否隣人以為恒語次蚤維則招其友飲於家且醉拉同觀清兵渡江友亦不疑至雙門出一書告其友曰為工吾父云維則從此入海矣友人牽之不得水中猶回顧揮手而去竟死孤嶼山下

葉尚高淅瑞安諸生性爽達清兵旣渡甌江猶服明儒服安伺上官半道大聲曰即褫生冠履何如知府朱叱之以為悖制收之尚高曰君先大人蘭隅公世所聞亦世以衣冠乃獨厄生朱為面赭下尚高于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自盡有未浴蘭湯骨已香之句

高孟超淅秀水諸生耕田讀書以謹厚聞其家乙酉六月清兵陷嘉興薙髮急孟超頓謂其子

昌荅曰若知所自全乎昌荅曰已知之矣遂俱杭首不受令奮惡言及難男女少長十一人無存者

蔡子標浙德清諸生從乙酉諸部起弄兵被執大言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訊語極不遜甫就刑觀者如堵忽衆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從死刑者駭奪不可解子標曰公無一面胡為出此逮去其人曰吾與公同起患難無失今胡忍

獨生然後知子標容友子標故欲生之而假為不識也是日同刑六人臨刑忽益其一

楊守程浙蕭山諸生丙戌挈妻潛避兵山中有清兵邏騎入山以其不薙髮道縛之守程厲聲曰髮種頭上寧與頭去竟被害其妻亦抱其子赴水死時有三義皆蕭山人失其姓名六月清兵渡江三人至山陰之趙氏大港岸有梓潼祠倩里人市牲醴哭告神已便共引頸：已復相

抱而哭〻復歌〻已復哭畢中人以為狂不敢
詰其為何人得其聲則知為蕭山人也復挐舟
至中流登橋揮舟去遠三人相牽躍橋下死
趙大中南直涇縣諸生清兵陷城大中衣冠投
泮池〻淺不死潛走察院空署方闢户而家迩
之脫繯歸遺書託友人為葬其父竟赴門外之
塘河死
朱奇生會稽諸生年十九角巾大袖氣象閒都

為平遠鎮王幕客叅謀議平遠先渡浙西奇生以他故不及從丙戌六月一日清兵入府城奇生遁野誓不薙髮越三日詒母曰兒往拜其〻容險攜公服拜祖父墳塋投水死

王士琦與弟士珍士璣皆揚州諸生同居徐寧巷乙酉四月清兵破城各挈其婦並縊于中堂次序不亂清為封其門不犯

傅中煌諸暨庠生性亢爽善飲酒醉則歌哭自

如貧不理生計亦工詩文六月一日清兵渡江中煌賦絕命詩一章投湄池而死

魏里下子學常從梁谿高忠憲攀龍游為東林諸先達所重丙戌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子世忠被敗絮蒲伏乞詩文楊組玉為記其事傳之

倪百朋山陰布衣性嗜酒清兵渡江偕其友入山中索飲啜火酒數十觔燒死友獨潛去

文秉南直吳縣學生為文肅震孟子忠介周順昌壻也丙戌起義海上久之衆散迹其同事交安大已秉曰此誰事我須當之遂慷慨出自供前狀較所發情事更悉臨刑時南拜三北拜三伸頸就戮神色不改衣帶中有絶命詞曰閥閱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原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雲復大聲曰吾祔信國祠公其許我大已以是得脫

陝西都司張吏陝西人李賊入碩都司無與戰者吏忠憤不欲生遂韃一篋封識再三上大書一寶字李賊群校見欲奪之吏曰無須行上大王速與通李賊盛威儀須之入吏恭抱匍伏階下賊令逮上曰文書諸公偕集且須縣重賞賊以為此傳國璽也曰如果真實不惜官汝須史各官無後者來視篋吏乃從容起鑰則白楮一板大書一賊字大聲高舉示衆曰吏亦有義不

怕死請為大王正其名李賊怒且赧促令殺之吏曰吾欲死出峽

周之蘭蘇州人為梨園子弟入粵東號大班庚寅清復有粵東之蘭與其妻訣必薙髮我死妻曰吾聞清演劇皆不去網之蘭曰吾網髮者存而髮去矣妻曰必薙髮我先死投井死之蘭從之

方國煥南直歙老布衣也家稍裕有子孫皆令

就學讀春秋年七十筋骨旺如三四十歲日伺壁聽讀書聲以為樂乙酉清兵及徽薙髮令下圖煥聞之為移時不語既聞其口作咄咄怪事家人以為歎息恒狀不為意時十月之望蚤就書樓以他故令子及孫出急鍵户引錐刺左股血吮筆書七言八句詩於壁有冠裳為重一身輕之句自縊死之里人高其義私謚者貞先生

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魯入從德政啟見　先

帝減膳徹樂諸事儉約宵衣旰食不遑寧處出歎曰　皇帝如是吾儕小人柰何甲申三月之後闖賊入殿恭自尊大絕無威儀復興狂怒持刀直走入閣踞賊座曰請殺我賊不及呼力士復興輒自刎

馮協颸字曰賡廣東順德人為諸生餼于郡庠廣州破協颸求死父曰當路縉紳先生受國恩重猶難之汝書生何為協颸曰兒讀書觧大義

兒死正以愧不死者先毆其妻女入井而自懸于梁時冬旱井竭妻女得拯起而慟躃竟死
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經死
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俱投秦淮河中死小璫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来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玄妙觀前賣麪人夫婦對經死

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

一鄉民賣柴者入城聞安撫使到棄柴船躍入

文城壕南龍游池死

五牧有畜鵝爲薛叟以薙髮自經死

常熟諸生徐懌以薙髮自經諸生項志寧不食

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徐石麒僕祖敏徐錦從死

諸暨諸生方烱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經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禎二年起廣西副使

歷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刻書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名山誌石倉歷代諸集之類動輙數千餘卷所鋟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藪甲申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福州兵敗學佺奔虎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隣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曆二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直起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兩朝實録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容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

業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晚年又以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居鄉絶跡公府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辟忌諱娓娓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絶衛弁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爲條編皆更定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洶洶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軍民乃定既以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孳孳如不及有以

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爲煩或當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進情誼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囊橐常虛故 熹廟詔中嘉其清眞其詩文高者直追秦漢而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爲宗而不廢錢劉溫李是爲大家不名一體所著嬾眞艸堂集五十卷編年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卷顧氏小史十卷容座贅

語十卷壺天吷語金石考各一卷弘光朝諡文
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
不傳於世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
年下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啓新倡
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
人授編修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
專國以事功冒伯爵乞世券仁錫當眎草辭或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末盡皆爲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内必來淨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内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聞闖賊入宮忙迫投井

井枯水淺賊至視井中有人使人下挾之起賊見其美互相爭奪費氏厲聲曰我長公主衆人不得無禮何不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成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公主賞賊將羅羅携女出女又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須擇吉行之羅擇吉日乃行合巹禮是夜設席痛飲費氏暗藏利刃俟賊醉斷賊喉即自刎死自成歎其貞烈令收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有殊色夫外出其家爲一賊所據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叩門者迺其夫也婦乃潛起開門賊政鼾齁睡夫婦持刀刺殺之挾其資遁前遇一井張氏謝夫曰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吳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開紬緞舖王色麗而性剛闖賊數人入其家捆信拷打勒銀千兩箠楚之聲人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

內室排闥而入解王氏使甦強拉淫之王氏死掙不得脫賊強納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賊負創大怒以刀剸其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曰我渴甚幸斟水飲我賊信之往深潭汲水挾女子同行方以瓦甓汲水女從後奮力擠之賊墮潭女子得脫

乃復絶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者明遺將章欽臣妻也魯王遁欽臣提兵入會稽山僂欲解散金氏曰散兵易集兵難魯王在海上萬一有事尒不可以不應後墮計被擒夫婦俱獲見鎮將欽臣屈膝乞辭求活金氏叱地哭曰妾向虎口而求生全有是事乎若屈膝奚爲也曳之起獄成欽臣罪刖金氏年少有姿色給賞幕將金氏曰妾義不受辱頓

從夫鎮將曰尒夫罪死曰願同死鎮將曰尒夫罪剮曰願同剮鎮將曰癡婉子剮可兒戲邪婉諭再三余氏不之聽乃命夫婦同剮以成其名金氏色喜趨赴市曹欽臣先剮金氏合眼念佛不忍視及剮金氏割一刀輙念佛號一句截其乳乃太吼一聲始絶行刑隸子馬某罵曰騷淫婦裝憨不肯嫁漢子應萬剮遂以刀刺其牝金氏股夾住死不可開乃支解之割其牝傳示觀

者觀者皆墮淚急走次日馬韃子於白日歸見烈婦立其門猝然自倒乃呌曰剮我是正法剌我醜奚為邪家人百計禳之不應自搥其胸嘔血數升而死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氏置馬上俞氏紿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珠埋後地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輙擲身大慟以首觸石血流被面抱夫屍不放北兵怒殺之而

去

青鏤者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虔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成棟獨取總督印留几上青鏤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明朝大將合該佩此言之不已成棟怒訶曰吾豈不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羈虎窟耳青鏤咄啐欲再言成棟拔劍起曰再言及者盡此劍青鏤接劍伏地哭曰公若念太夫人

夫人在雲間白刃下岌岌猶戟盡縫向而賊妾侍公歌舞宴衎于此致公歸明無路猶清被疑何以生為立取劍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我不如一女子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具疏迎永曆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藥室妻楊氏妾徐氏皆臨清妓也李賊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仗擁入鵬惶

急跳脫賊見二美宛轉求歡徐取前酒置案楊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徐一飲而盡甫飲不勝倒床上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楊曰妾不能飲頎將軍滿飲此大杯頎有琵琶楊為歌以侑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歸急以羊血灌徐徐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揚州人二十四乃歸薦薦讀書不成為胥吏生子于朝于宸于陞張以夫一經不

繼痛勵其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刺繡絕倫乙酉四月清圍揚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縲死張呼其次女希韞曰汝婦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入乃以身從之次日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罵賊〻斷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纔數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擒兒

見賊哭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之婢祝曰兒即有命幸勿啼兒果勿啼賊婦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殊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廣州廣州又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薙髮令下君宜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汪入室自

經宗正驚脫之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不及觸石死宗正尋亦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出沒於東白山清兵往擣之道經上林里里中男婦皆走匿蓁莽中曰福獨後遇清兵兵以刃加曰福頸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捜蓁莽得黃氏牵欲污之黃計紿兵曰我欲入室護

吾嘗便從尒去若殺之為他人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反視有老嫗抱一兒亦挨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則聯袂如相攜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婢也

張綖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綖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渡江綖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

好言善卒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
二卒抵暮入營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怠困
倦睡去妻妾中夜潛起取卒刀殺二卒無覺者
帶刀去歷諸營會其夫于其所及奔清兵覺追
及三人皆自刎

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
見殺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刎未絕隣
人扶歸謝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

丹陽婦來氏失其夫姑名爲清兵所擒勵節不從亂經龍潭驛題詩於壁曰胡馬長驅破蕳州妾夫被戮子爲囚殷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莫北流題畢兵不知所言因紿曰吾登舟而從方中流拽此兵與共溺水兵亦死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瞽蔣苦營朝夕衣食不給卒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聞蘇州破氏即自經于室瞽父不知久持之不

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閱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釋姑竟食婦兵曰嫩婦殊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絶夫祀矣幸留夫氏請代以供一匕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瘞之圍解後有人遇兵於途遽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明人各祭墓

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向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金家清兵掠之歸欲淫污抵死不從吏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竣恐以女美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

可因投水中脅之女辭不改提水數四終不從且大罵兵怒以刀觸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禮瘞三日

麥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甠巷未嫁城陷清卒入名世家抽刀脅大姑大姑迎刃曰自分必死幸即殺之卒氣沮置之去因告母曰留我不祥徒累母遽投井母牵之不得妹二姑年十七從之名世妾楊氏以裾繫其幼女又從之

隣麦受年之婦聞大姑之義亦恐不自全與其
姆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瓊秀瑶芬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
換授為廉州府同知清兵至廉城陷石虹去二
女同其姪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
井上表坊賜一時三烈四字時禮書嚴熔以詩
記事有壯士寒風歌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
句

朱氏南昌宗室女歸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諱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安無謫室戊子金聲桓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朱朱罵不從挾東溪卒挾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傳昜銓被繫待死聞而為之歌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出走有贅婿與女俱卒犯女女故好顏頎

辛且劳苦辛吾未有所歸頓依終象但無遽苟且我有貲藏某處可取爲花燭費辛狂喜隨迹之女前𧺫見路井輒躍入辛急持之不及矣應昌歸意女必失身去欲從營中來之或曰井浮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猝不可得棺買衣苟瘞雙節蕭庄墓傍